



三島由紀夫

豐饒之海第三卷

# 曉 寺

## 第一部

曼谷正值雨季，空氣中總是夾雜着細雨，即使在強烈的陽光中，雨滴仍紛然飄落。但還是隨時可見天空中有着數抹碧藍，唯有偶而遭雲層遮掩了驕陽，顯得一片陰霾，然而雲層外圍，卻燦然熠熠。每當驟雨欲來，天空即呈現出灰黑色的明顯徵兆，這寓意極深的烏雲，霎時籠罩了四處有翠綠椰樹點綴於其間的低矮城鎮。

曼谷之名始自猶他亞王朝時代，因當地多橄欖樹而得此名，所謂曼，意即城市，谷，則是橄欖之意，古稱天使之都。在這海拔未及兩公尺高的城市裏，一切交通咸賴運河，雖然號稱運河，其實，只要在拓建道路時，挖土成堆，窪處即自成河流，或是興建屋舍時，掘地大興土木後，即

處變為池塘，然後池塘自然通達川流。因此，全市的運河網道四通八達，並且匯流入在陽光映照下，呈現出近乎於當地人膚色的褐色湄南河。

在曼谷市中心，不乏附築了露臺的三層樓歐式建築物，外僑居留區裏，則大都是兩、三層樓高的磚造屋舍。然而，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是街道兩旁的林蔭大樹，卻因道路改建之故，而逐漸遭砍伐，部份路面也業已鋪覆以柏油。沿道所剩不多的合歡樹，依然能夠遮蔽艷陽，甚且形成黑紗般的樹蔭。酷暑下枯黃、凋萎的葉片，經過驟來的雷雨洗禮後，總又隨之轉呈煥然，清新如洗。

曼谷市的熱鬧景況，常令人懷想起中國南方的某一城市，無數卸下了頂篷的雙人座三輪車，似流水般的穿梭於市區，偶而有來自班卡必附近的人，他們手拉背部棲息着烏鴉的水牛，緩步而行，街隅暗處，坐着幾個罹患麻瘋病的叫化子，他們任皮膚散發出污穢的光澤，蟄伏於陰影下，男孩們赤裸着身子四處奔跑，女孩們則在踝部圈繫着金屬製蛇腹兜兒；清晨的市集上，盡是時珍水果及鮮花，中國城內的銀樓前，懸掛着簾狀的純金項鍊，閃閃生輝。

但，一至夜晚，整個曼谷市即籠罩於微弱的月光、星空下，惟自備了發電機的飯店及擁有同步變壓器的富豪人家，在城裏四處散發出祭火般的疏疏落落光線，一般人大抵使用油燈或蠟燭，沿岸上屋簷低矮的人家，則皆依賴佛壇上的一隻蠟燭渡過漫漫長夜，隱約可見佛像身上的金箔，

反射出矇矓光澤，佛像前燃着褐色粗香。對岸人家映於河面的燭光，常爲偶而掠劃而過的船影遮沒。

去年，即一九四〇年，暹邏更易其國號爲泰國。

曼谷之所以被世人稱爲東方威尼斯，並非根據這兩個城市在規模及構造上無法加以比擬的外觀，而是由於兩市均由無數河川構成的運河交通網以及多寺院之故，據調查，曼谷市內的寺院，計有四百座之多。

矗聳於森林之上者，盡是佛塔，這些佛塔會隨着拂曉之際的第一道曙光，直至最後一抹夕陽餘暉，隨時變幻其色彩。

十九世紀，拉瑪五世鳩拉隆空大帝所興建的大理石寺院，規模雖小，卻是設備最爲新奇、華麗的寺院。

目前的拉瑪八世阿南達，馬希頓陛下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歲時即位；不久，即遠赴瑞士洛桑留學，至今已屆十七歲，卻仍留在該地繼續求學。在他留學期間，由首相路安·茲文獨攬大權，但在形式上設立攝政政府作爲諮詢機構。攝政府內有兩位攝政，第一攝政爲阿基特·阿巴，形同傀儡，第二攝政是布利地·巴諾姆，掌攝政之實權。

平日無所事事，佛心卻異常虔篤的阿基特·阿巴，經常前往各地寺院進香，某日傍晚，他宣佈即將前往大理石寺院。

這座寺院位於納空·巴多姆路上，即合歡樹夾岸的小河畔。

由一對石馬守護着的大理石寺門上，有古克梅爾式的白色火焰結晶般冠飾，紅色大門敞開，由門直通正殿的石板路兩側，在散發出猶如藍寶石光芒的草坪中央，各有一座古爪哇式樣的小亭閣，草坪上修剪成圓形的灌木像綻放花朵，亭閣簷宇則彫塑着足踩火焰的白獅。

正殿前方的印度大理石白色圓柱、守護圓柱的一對大理石獅子、歐式低石欄及同是大理石砌成的牆壁，都在夕陽餘暉的照射下，反射出眩眼的光芒。然而，這只是爲襯托無數黃金色、朱紅色華麗裝飾所預備的潔白畫布！尖拱型窗戶內側，依稀可見朱紅色的裝飾圖案，窗框周圍則被正熊熊燃燒似的金色火焰包圍着；白色圓柱在柱頂的裝飾下，加鏤上金色燦爛的聖蛇盤踞圖案。由紅色中國瓦壘構而成的飛簷邊緣，雕鏤着成排昂首吐舌的金蛇；屋脊中央鏤刻着狀似朝天踢去的銳利女鞋鞋跟般的金色神經質蛇尾，直向藍天伸展。這一切黃金色的雕塑圖案，將那羣正在屋脊上嬉戲的白鴿襯托得益發明顯，並且，在熱帶陽光下，反射出暗鬱的光芒。

但是，當鴿羣不知何故忽地驚飛而起，飛向漸呈暗鬱的天空時，鴿羣的羽毛呈黑色，此刻才明白過來，原來，寺院屋脊上那些彷如火焰似的金色圖案正是鴿子。

庭院裏的數株椰樹，彷彿猛然遭受驚嚇般，愣愣地佇立着，這種「樹的噴泉」狀若弓弦，不斷向天際放射綠色的箭矢。

植物、動物、金屬、石板及紅色飾物，皆在陽光下混淆、溶合而晃動，即使是守護大門的一對大白獅，其由大理石鏤刻而成的鬃毛也恍若一朵向日葵；似種籽般排列整齊的牙齒，出現在咧嘴大張的口腔中，獅子的整個臉龐，無異於發威的向日葵。

阿基特·阿巴殿下的勞斯萊斯車駛抵寺院門前，這時，早已整齊排列在草坪左右兩邊小亭閣旁的身穿紅色制服少年軍隊，正鼓着褐色的腮幫子吹奏樂器，具有漏斗狀開口的樂器，使少年們身上的紅色制服顯得更為渺小，但就敵體而言，再也沒有其他樂器能較這種漏斗狀的喇叭更適切於熱帶地區的陽光。

身穿白上衣，腰間繫佩紅帶的侍者，在殿下頭頂上方撐開綠色大傘，並緊隨於殿下身旁，殿下身著白色禮服，胸前還別着幾枚勳章，在身繫藍帶的侍從及十名侍衛的護衛下步入寺院。

殿下此次進香只花費了二十分鐘即告結束，這段時間裏，人們都肅立於草坪上，任着艷陽煎晒地等候。不久，寺院內傳來夾雜着鈸聲的中國式胡琴聲，負責撐傘的侍者立刻執起飾有細緻金色佛塔圖案的綠色大傘，候立在門口；頭戴僧帽樣帽子，帽緣壓低至後頸部的侍衛們，則站立於石階兩側。雖然無法自外窺得寺內景況，但從亮麗的戶外向內探望，仍能見到寺院內燭光搖曳的

情形，忽而寺內響起誦經聲，當誦經聲到達最昂奮的音調時，突然發出一記巨響，音樂隨之休止了。

侍者撐開綠傘，遮蔽了殿下的頭頂，侍衛們動作齊一的抽出佩刀行最敬禮，於是，殿下迅速走出寺院大門，乘上勞斯萊斯車。

片刻後，目送殿下離去的羣衆一哄而散，軍樂隊隊員也紛紛離去，整座寺院又瀰漫着寧謐的氣氛。身穿鬱金色僧衣，露出褐色右肩的僧侶紛紛走向河畔，他們或看書，或閒聊。河面上飄流着凋零的花瓣，潰爛了的水果，同時反映出對岸的合歡樹，以及令人嘆爲觀止的夕陽斜照景象。夕陽已自寺院背後徐徐沉落了，草木皆染上一抹暮色，唯有寺院的大理石圓柱、白獅以及大理石牆壁還勉強留着淡淡的蒼白。

例如，瓦特波寺。

十八世紀末，由拉瑪一世所興建的這座寺院，人們必須經常在佛塔與殿堂之間穿梭前進。儘管是烈日高懸，碧空如洗，正殿迴廊的巨大白色圓柱，卻似白象的四肢般無比污穢。

佛塔是用極細緻的陶片加以裝飾，陶片上的釉彩因着陽光反射出柔和光澤，紫色大佛塔旁有一道由磁磚鑲嵌而成，極具琉璃色彩之美的階梯。陶片上皆描繪着無數花朵，在藍紫色的底色上

綻放出黃、紅、白色的各式花瓣，形成如波斯地毯捲緊，並懸塔於空中的模樣。

一旁是綠色高塔，在陽光的侵蝕下，這塔卻如粉紅乳房上有着黑紅色斑點的妊娠中牝犬。

涅槃佛殿中供了一尊金色釋迦佛像，祂將狀似叢林的金色螺紋形頭髮，靠在由藍、白、綠、黃等色磁磚砌成的枕頭上，並且伸直了金色手臂支撐着頭部，在昏闇殿堂裏的另一側，佛像的黃色腳趾兀自散放出耀眼的光芒。

祂的腳趾皆採螺紋形式樣細雕而成，殿中的兩側牆上繪有牡丹、貝殼、佛具、岩石、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舞者、怪鳥、獅子、白象、龍、馬、鶴、孔雀、三帆船、虎、鳳凰等圖案，藉以闡明佛陀的生平事跡。

敞開的窗如揩抹得極光亮的銅板般，令人爲之目眩；菩提樹下，一羣赤裸着褐色右肩，任由僧衣受陽光反射呈澄黃色的僧侶緩步而過。

戶外悶熱之至，空氣本身似乎也染患了熱病，在佛塔間的混濁池塘裏，綠色的蔓藤樹根潛垂於水中，鴿子經常棲息、嬉戲的中島岩壁上，業已被着成藍色，並且繪上成巨型的蝴蝶，頂端更放置了不祥小塔。

另外，例如以供奉釋迦佛像名聞遐邇的王城守護寺，即瓦特·布拉凱歐寺。

自一七八五落成以來，即未曾遭受毀損。



雨中，在左右各有一座金塔的大理石階梯上，黃金色的半女半鳥雕像，益發金碧輝煌，紅色的中國瓦與綠色的瓦緣彷彿也在大雨的洗禮下，散發出亮麗而鮮艷的光輝。

瑪哈曼達巴迴廊的牆垣上，繪了一系列的拉瑪雅納數事壁畫。

在壁畫上，風神之子——猿神哈魯曼較拉瑪本人更爲生動突出。具有茉莉花般牙齒的黃金美人——希達，在壁畫裏被令人畏懼的羅刹王綁去，經過了無數次爭戰，拉瑪仍然圓睜着伶俐大眼奮戰不懈。

在南畫風格下的山脈，與早期佛羅倫斯派的陰沉背景前，有色彩極鮮艷的殿宇及猿神與怪物的軍隊。並且在陰鬱的山水之上，也繪着周身盡是七彩霓虹般色彩的神祇跨騎着鳳凰翱翔，還有着金衣的人揮鞭策馬。海面上突然露出怪魚的頭顱，來勢汹汹，企圖襲擊軍隊，遠處還繪了一座幽靜而蔚藍的湖泊；手中執箭的猿猴，跨騎着佩有金鞍的白馬，正於幽暗的森林中緩步前進。

「你知道曼谷的正式名稱，應該怎麼說嗎？」

「不，我不知道。」

「是這樣：

固倫格、德普·布利·瑪哈拉更、拉達納可欣、瑪欣達拉·希亞尤達亞·瑪夫瑪、播卜·諾

巴拉、拉加達尼、布里諾姆。」

「這是什麼意思呢？」

「幾乎沒辦法翻譯，這麼冗長的名稱就像這兒每一座寺院的裝飾一樣，總是金壁輝煌，而且七彩斑斕。」

「首先，固倫格·德普是「首都」的意思，播卜·諾巴拉則是「九色金剛石」的意思，拉加達尼是「大都」的意思，布里諾姆則意味着「心地善良」，這句詞兒簡直是用一些誇張的形容詞和名詞，然後像項鍊似的串起來。」

「假設在其他國家，臣子對國王陛下只要應聲「是」就可以的情形，但在這個處處講究繁文縟節的國度裏，卻必須以下面的方式回答：

「布拉布多，如歐·卡，可拉卜·布諾姆堪·塞格拉歐、塞·格拉莫姆。」

「勉強翻譯的話，可以譯為『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本多深深埋坐在藤椅上，趣味盎然地傾聽菱川的談話。

菱川是位近乎於無所不知，不拘於禮，卻頗具藝術家氣質的人物，他在五井物產公司擔任翻譯與接待的工作。年齡已屆四十七，並且一向習慣於將任何事務皆交予屬下處理的本多認為，在如此炎熱的國度裏，這麼作無異於對自己的一種禮讓。

本多之所以前來曼谷，也是應五井物產公司之邀。亦即在商務方面，儘管已在日本國內談妥了，並且依據日本法律簽訂契約，可是，萬一在國外發生了糾紛，甚至遭外國法院提起告訴，如此一來便構成國際私法問題。在外國律師對日本法律一無所知的情形下，當事的公司即須在日本國內聘請律師，主動向對方律師詳盡說明日本法律的種種關係，以便對訴訟問題有所助益。

今年一月間，五井物產公司出口了十萬箱退熱劑（卡勒斯）至泰國，但其中有三萬箱左右的藥劑業已泛潮、變色，藥效盡失；儘管在藥盒包裝上也註明着藥效期限，而且該批藥劑還未越過期限，然而，事實上藥效已經完全不存了。似此民法上的不法行為，理應被視為不履行債務加以處置，可是對方卻據刑法上的詐欺罪，對五井物產公司提出告訴。五井物產公司認為，受託出口藥劑的藥品公司，其藥品一旦發生任何瑕疵，即應負民法第七一五條的無過失賠償責任。但是，像這種國際私法問題，則須延請似本多這般飲譽日本國內的名律而協助解決。

本多下榻於曼谷首屈一指的奧立安泰飯店（當地人稱之為奧立安）裏，一間能夠遠眺湄南河美景的房間，房間天花板上垂懸了一具白色的大電扇，此刻正不斷地旋轉，但電扇送出的風，甚至還遜色於傍晚時分漫步於飯店臨河庭院時的陣陣清爽河風。此時他正與夜間來訪的菱川對酌餐前酒，並一面傾聽菱川閒話家常，他此時心思盈懷，因而覺得用手指執起湯匙都已十分沉重，所以，菱川的談話更令他覺得，較之自己手上的鍍銀湯匙笨重。

夕陽業已沉入對岸曉寺的彼端，但晚霞卻仍然籠罩在兩、三座高塔的上空，在濃密的森林上空，鷲鷹正恣意飛翔。此際，蒼綠的森林卻如銜含着蓮花似的光芒，散發出藍寶石樣的色彩，河面上有舢板穿梭於其間，河畔上，無數烏鴉振翅欲飛，滾滾河水在夕陽餘暉中，卻如污穢的玫瑰色彩。

『一切藝術都像晚霞。』菱川說道，這是他準備說明某一事象的開場白，每當他說完一句話之後，總會稍作停駐，觀察聽者的反應，但是本多總覺得，這段短暫的沉默遠較聽對方說話時難受。

菱川的膚色一如泰國人，呈現出久經太陽光照射的古銅色，但其中還隱雜着泰國人所無的細嫩光澤，此時，他的側臉在對岸殘照光輝的照射下，形成一抹淡淡的陰影，同時，他接着說：

『藝術就像一片龐大晚霞，它代表着每一時代的最佳之物，讓永遠持續着的白晝恣意旅行，也在晚霞無意義的色彩浪費中變得索然無味，而一向被視為長久留傳的歷史，也彷彿突然意識到末日的來臨，唯有美墜阻於衆人面前時，人類的一切行爲即皆成徒然；只要看見晚霞的花朵或雲彩，瘋狂似的在天際流動，便會覺得所謂「更美好的未來」也在剎間褪色了。只有眼前的物象才是一切，空氣中瀰漫着色彩之毒，或許有人會懷疑，發生了什麼事？但事實上，什麼事也沒發生，只是結束罷了！』

『晚霞中沒有任何本質物，或許需等到夜晚才可能有所謂的「本質」存在，然而，這種本質卻是宇宙的本質，也就是死亡與無機的存在。當然，白晝也有本質，因為，屬於人性之物的一切都屬於白晝。

『但是，夕陽卻沒有本質，它的存在完全出自於嬉戲的心靈，也就是利用各種形態、光線、色彩進行毫無目的的，但卻極嚴肅的遊戲。你仔細觀察那片紫雲，大自然絕少以紫色形象表現於色彩，而且晚霞充分顯示出，它對各種左右對稱物的侮蔑，這秩序的破壞便與澈底的破壞連接在一起。如果將晝間悠然的白雲比喻為，具備了道德心的高貴氣質，那麼，難道我們可以在道德心之上着以色彩？

『藝術總較任何提早預料到當時代的末日，同時事先作妥準備，而後加以實現。在藝術裏，充滿了佳餚、美酒、美形、美衣，以及當時代人們想像所及的極盡奢華形象，這一切只在於期待某形式物的出現，這種形式將在短暫時段內掠奪、席捲人類的生活，此一形式，就是晚霞，若問晚霞為何如此？其實並無任何理由。

『能夠使更微妙，更細微末節的深刻美之判斷（根據我的看法認為，那片橙色雲層邊緣已形成難以名狀的曲線）與廣闊天空的普遍性發生關聯，並且，可將內在物着以色彩，進而表諸於外者，即是晚霞。

『換言之，晚霞只是一種表現，唯有表現，才是晚霞的功能。』

『人類渺小的羞恥心、喜、怒、不悅等皆形成宛如天空般無窮的物象，人類平常難得一見的色彩，常會因為晚霞，而在天空予以表面化，這種人類內心憂鬱的痛楚，甚至些許溫柔、殷勤，皆可與整個世界的痛苦結合，並使苦惱變成瞬間性的爆發力。讓人們在晝間強自忍受的無數小小理論，借着天空無限情感的爆發，一併捲入其情感的放肆之內，人類將因而領略到所有體系的無效，因為，這一切都被表現於外了……但是……只持續幾分鐘……就告結束！』

『晚霞的來與去都非迅速，它具備了無限制飛翔的性質，與晚霞在一起便如獲足以翱翔全世界的翅膀般，就如蜜蜂意欲吸取花蜜時，振動它那堪以掠飛七彩色澤的羽翼，實際上，在那瞬間展翅飛翔的可能性，就在晚霞之下的所有物象，它會由於陶醉在黃昏時分，彼此交互飛翔，最後墜地死亡。』

——本多一面漫不經心的聽着菱川的談話，一面眺望天際還留着些許光芒，地面卻已遭暮色籠罩的對岸。

他心想，所有的藝術都是晚霞嗎？可是晚霞的彼方卻屹立着曉寺！

昨天，天色乍曉時，本多即雇船渡抵對岸造訪曉寺。

前往曉寺的最適宜時刻，即在日出前，四周還是一片灰暗之時，那時，只見塔尖反射出一絲曙光，森林裏頻頻傳來婉轉的鳥鳴聲。

隨着船隻的漸行漸近，本多總算才發現，這座高塔上鑲嵌着無數以紅色或藍色為底色繪成的中國式圖案，每一層塔上皆築有欄杆，第一層為褐色，第二層是綠色，第三層則為藍紫色，鑲嵌於塔身的無數圖案彷彿一朵朵的花卉，小巧的黃色圖案有如蕊，周圍的圖案則如花瓣，其中也有紫色花蕊，配以四周的七彩花瓣。這些花瓣直延續至高空，所有的屋瓦竟如花葉，而有塔頂向四方垂放自象鼻似的花芒。

這座塔的重疊感令人幾乎透不過氣，充滿色、光的高度層層累積而上，愈向塔頂愈呈尖銳，即如無數重夢境直向頭部侵襲而來似的，即使是陡轟不堪的樓梯，在其縫隙間也繪有各種花朵。每一層塔身的四周都繪有人面鳥的浮雕，彷彿支撐着塔身的重量，並且，每一層塔身更有如同夢想與期待接續不斷的重複累積，而後逕向天際伸展，形成一座極為艷麗的高塔。

自湄南河對岸照射過來的晨間第一道曙光，將每一個圖案映成千百面鏡子似的反射出眩目的光芒。

這座高塔歷經了悠久的歲月，它以艷麗的色彩發揮了晨鐘的功能，並且散發出鮮艷的色彩與拂曉景象，它本身卻也具備了與拂曉相等的力量、重量以及同等的毀滅感。

紅褐色晨曦映於紅土色的湄南河河面上，高塔便在映滿晨曦的河面上投下光輝的倒影，彷彿預告，即將來臨的今天，又是一個令人慵懶的酷暑日子。

『寺之曉看夠了吧！今天晚上，我帶你去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本多茫然觀望籠罩於暮色中的曉寺時，菱川這麼說。

『瓦特波和瓦特·布拉開歐也都參觀了，觀賞大理石寺院時，還湊巧碰上前去膜拜的攝政，而且，昨天早上你才去了曉寺，如果過於專注這方面，將一發不可收拾而無止境，我想，你看了這麼多，也應該滿足了。』

『對。』

本多敷衍其詞，他不希望自己的沉思遭人破壞，因而出此下策。

那時，本多正想着那本許久未曾觸及卻希望以它慰藉旅途寂寥時段，而置入皮包一併携來業已陳舊了的清顯遺物——夢之日記。自從到此地，氣候炎熱，令人慵懶不堪，因而未曾翻閱，不過，從前展讀時，那夢樣的熱帶式葱綠，至今仍歷歷在記。

工作繁忙的本多之所以首肯前來泰國，並非僅止爲了工作；經由清顯而結識的二位暹羅王子及其與月光公主那段以悲劇收場的戀情及失竊的翡翠戒指；仔細旁觀正值善感年齡的人，因而發覺自己已被旁觀牢牢約束，這般記憶模糊的畫終於被保存在既堅毅且頑固的匾額中。自下定決心



總有一天要到暹羅以來，已過多時。

再則，年已四十七的人對些微感動都將提高警覺，而在不自覺的情形下養成立即從中搜尋欺騙或誇張，那是自己最後的熱情，本多心中如是回顧着，正是當他知曉勳為清顯的再世，且為搭救他而辭職時的熱情……他因而體悟到「救濟他人」這個觀念的澈底失敗。

自從他不相信救濟他人這事以來，卻反成爲更幹練的律師；喪失熱情之後，他在救濟他人方面，相繼順遂其心。不論民、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若非富有，他即拒絕受理，因此，本多家較諸其父親主事時期更爲欣欣向榮了。

貧窮律師們自以爲代表着社會正義，然而，實質上這事本身正是一種口號，他們真是滑稽至極的傢伙。本多十分明瞭法律救濟的界限，平心而論，無能償付律師報酬的人，根本沒有觸犯法令的資格。但是，許多人皆因一念之差而釀發事端，或因需要、愚昧而干冒法令。

許多時候，本多甚至覺得對廣大的人性施以法律性規矩，實乃人類思想中最不遜的遊戲。既然，犯罪極易由於需要或愚笨而產生，那麼，構成法律基礎的習俗不容視同一體嗎？

昭和神風連事件以勳之死爲終點而告結束，其後還陸續發生類似事件，在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爆發的二二六事件後，日本國內的暴亂終於告一段落，爾後發生的中日戰爭耗時五年仍未得到圓滿的解決，而且，日、德、義三國同盟觸怒了列強，至此，美日戰爭可能性的議論爲之熱